

研究論文

從客語世代傳承等級評估客語活力

張學謙*

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

摘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03）為了評估語言活力與瀕危狀況，提出九項語言活力指標，方便進行比較與分享經驗。九項指標中，語言世代傳承是最為重要的活力指標。因此，本文聚焦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語言活力的指標一（語言世代傳承），藉以評定客語的活力，並探討其客語復振的意涵。教科文組織用六個等級來區別語言傳承狀況，從所有人都會說的「安全型（5 級）」，到最為嚴重的沒有人會說的「已經消失型（0 級）」。本文透過結合量化和質性的混合方法，總共回收 1,466 份有效問卷，訪談 71 位受訪者。研究結果顯示，客語在指標一（語言世代傳承）的活力

投稿日期：2022 年 7 月 25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5 月 8 日；刊登日期：2023 年 6 月。

* 通訊地址：臺東縣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 號，電子信箱：hakkhiam@gmail.com。
文本為《運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語言活力指標評估臺灣客語活力之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等級為第二等級（嚴重瀕危），也就是說，40 歲以下開始發生客語傳承斷層，社區中有些成年人能說客語，但小孩無法說。從客語能力與客語使用隨著世代遞減而下降，可以看出客語世代傳承失調嚴重。質性訪談結果顯示，客語為客家認同的核心價值，有必要強調客家族群與客語的連結。鑒於家庭為母語復振的核心，本文建議客語復振必須以建立客語家庭為優先行動，重建世代之間失去的語言連結，經由客語返家，扭轉客語世代傳承流失的趨勢。

關鍵字：語言活力指標、語言世代傳承、客語、語言活力

Research Article

Assessing the Vitality of the Hakka Language from the Level of it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Tiuⁿ Hák-khiam*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order to assess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UNESCO has proposed nine language vitality indicators to facilitate comparison and experience sharing. Among the nine indicator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 of language vitality, thu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UNESCO's Language Vitality Indicator 1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 order to assess the vitality of Hakka language and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its revitalization. UNESCO uses six levels to distinguish the state of 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transmission, ranging from "Safe (level 5)," where everyone speaks the language, to "Extinct (level 0)," where no one speaks the language. This study has employed a mixed method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assess the level of

* Address: No.369, Sec. 2, University Road, Taitung City, Taitung County 950, Tel: 089-517770, E-mail: hakkhiam@gmail.com.

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transmission. A total of 1,46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71 respondents were interview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vitality of the Hakka language in Indicator 1 is assessed to be level 2, 'severely endangered', meaning that a generation gap in the Hakka language begins to occur under the age of 40, and that some adults in the community can speak the language but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cannot. The decline in proficiency and use of the language with each generation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serious discontinuity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Hakka language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The results of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indicate that the Hakka language is deemed a core value of Hakka identity an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akka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Hakka language. Given that family is the core domain of the revival of the mother tongue,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revival of the Hakka language should be prioritized by establishing Hakka language families, rebuilding the lost language links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thus reversing the Hakka language shift through bringing the Hakka language home.

Keyword: Language Vitality Indicator,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Hakka, Language Vitality

一、前言

有位孫子安慰他的阿公說：「阿公，你不用擔心我不會說母語。等我跟你一樣老的時候，我就會說母語了。」這個笑話顯示一個語言世代傳承失調常見的現象：長輩會說母語，但是兒童不會說。母語的世代相傳是語言活力的最為重要的指標（Fishman 1991）。如果兒童沒有機會接觸母語，母語就會消失，無法一代傳一代，並不是變老之後，就會講母語。整個社區開始語言轉移到語言消失不見，大約要 50 年，兩代到三代之間（AIATSIS & FATSIL 2005）。

語言流失是世界性的問題，世界的語言流失嚴重，每年約有二十五種語言死亡，到 21 世紀末，樂觀的估計是世界一半的語言將消失（Hagège 2009），悲觀的估計是 90% 的世界語言將滅亡（Kruass 1991）。臺灣語言除了華語外，也都有流失的現象。強勢的華語入侵客家家庭，取代客語成為家庭用語，導致客語在家庭的世代傳承失調，成為瀕危語言。客語正面臨語言存亡的關鍵，要是缺乏積極的語言復振作為，客語可能在二十一世紀成為死亡的語言。

早在 1988 年，客家人就率先進行臺灣第一個還我母語運動。該運動為了喚醒客語意識，特別強調客語滅種的警訊，並強調隨著客語流失，客家人的文化及認同也將隨之流逝，1987 年 10 月創刊的《客家風雲》雜誌，在其創刊號的發刊詞就強調客語流失的危機：

最近我們深刻地驚覺到大家從小講的客家話已日漸消失，幾年之後將被淘汰，客家文化也將隨之消失，客家人終將逐漸瓦解。我們今天若不覺醒，不團結合作，努力奮鬥，那麼我

們將愧對客家祖先，也無法對後代子孫交代。

語言流失造成語言瀕危，從會說母語的老一輩逐漸流失，最終造成年輕一代兒童不會說母語。觀察語言瀕危的一個方式就是從不同世代的母語能力增減程度，評定其瀕危程度。客語世代傳承失調相當嚴重，羅肇錦（1989：22）就提出客語滅種的警訊：「阿公講話孫子聽唔識，孫子講話阿公鴨聽雷，子孫三代，強強變到別種人，這欸危機，繼續下去，客家只有消滅一條路。」當下一代不再學習母語，母語就成為「垂死的語言」（*moribund languages*），下一步就變成沒有人會說的語言，終至滅絕（Krauss 1992）。

客語急劇流失，為了挽救語言流失，需要調查客語保存狀況以及規劃客語復振政策。2002 年之後，客家委員會長期執行客家人的客語能力與客家人口的調查，在語言使用、語言能力和語言態度以及媒體使用等項目，已經累計相當豐富的資料。可惜，這些資料未能統整起來，從語言瀕危的指標檢視客語保存或流失等級，相關研究由於缺乏語言復振理論指引，其語言復振規劃意涵也有待進一步改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03；以下簡稱為「教科文組織」）的語言活力指標相當全面，可以用來評鑑臺灣客語的活力。語言復振是語言規劃的一種，語言活力評估調查有助於後續的臺灣本土語言復振規劃（謝國平 2007）。本文是大規模的客語活力評估計畫的一部分，該計畫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九項語言活力指標，進行量化和質性的客語活力調查。本文僅呈現第一個指標（客語世代傳承）的活力等級，並將從量化的資料，評定客語的語言世代傳承（指標一）的活力等級，再依據質性的訪談資料，

探討客語世代傳承的意義，關於如何重建客語世代傳承的方法，限於篇幅，將另文發表。

本文的結構如下，前言之後，第二節回顧語言世代傳承與語言復振的學理基礎，與客語世代傳承的實證研究文獻，第三節是本文的研究方法，第四節為結果與討論，第五節是結論與建議。

二、文獻回顧

(一) 語言世代傳承與語言復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03）為了促進瀕危語言的估計合作與比較，擬定語言活力指標，作為評估語言延續力的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語言活力指標相當全面，共有九個活力指標（UNESCO 2003: 9-16）：

1. 指標之一：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
2. 指標之二：使用一種語言的絕對人口
3. 指標之三：總人口中使用該語言的比例
4. 指標之四：在現存語域的使用趨勢
5. 指標之五：新領域和媒體的回應
6. 指標之六：用於語言教育和學習材料
7. 指標之七：政府的和機構的語言態度和語言政策，包括官方地位使用
8. 指標之八：社區成員們對自己語言的態度

9. 指標之九：語言記錄的數量與品質

上述語言活力指標主要由語言人口（第一到第三指標）、語言使用（第四到第六指標）、語言態度（第七和第八指標）和語言資源（第九指標）構成。

語言活力指標雖然多元，但是並非每個指標都一樣重要。許多語言復振的文獻都強調指標一，也就是語言世代傳承是最為重要對語言活力指標（Fishman 1991; Austin 2008）。Austin(2008: 217)的語言活力評估調查顯示，語言世代傳承最為關鍵：「語言要保持健康，就必須由兒童說出來」。Krauss（1992）認為，要是只有成年人說母語，但是成人不跟兒童說母語，兒童不再有機會學習其母語，這個語言就失去語言的世代傳承。反之，要是兒童重新以母語作為其第一語言，並將之傳給下一代，就能重建自然的語言世代傳承（Gabriel 2018）。希伯來語的語言復振就是兒童重新以母語為第一語言，並傳承到後代，重建語言活力（張學謙 2011）。

世代傳承通常理解為父母的語言傳給下一代或是父母使用母語與子女說話（Fishman 1991; UNESCO 2003; Kircher 2022）。Fishman（1991）以「世代失調分級表」（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GIDS）記錄語言流失，在八個階段中，最為重要的是第六個階段，也就是，父母持續傳承母語給下一代，同時家庭和社區仍以母語進行溝通。他認為語言的世代相傳是確保語言活力的最佳指標（Fishman 1991）。因此，如果一種語言只在祖父母和老一輩人之間說，父母那一代聽得懂，卻也不跟孩子說，這種語言可以說是奄奄一息，沒有延續力（Fishman 2001）。

大部分的語言活力評估都將語言世代傳承列為最為重要的指標，從最年輕的說話者年齡段，判定其健康程度（Fishman 1991;

Grenoble & Whaley 2006; Lee & Van Way 2016; Lewis & Simons 2010; UNESCO 2003; Gomashie & Terborg 2021)。語言是否能世代相傳是語言活力最為重要的指標，Lee & Van Way (2016) 的語言瀕危指標 (language endangerment index, LEI) 就將該指標加倍計分。兒童的母語使用是母語保存的重要指標，要是兒童傳承母語，母語就能保存。Hanawalt, Varenkamp, Lahn, Eberhard (2016: 33) 提供一個直觀評估 12 歲以下的孩子在家裡說母語的狀況，包括沒有孩子、一些孩子 (25% 的小孩)、很多孩子 (至少一半小孩) 和所有孩子在家說母語的等級。

語言的世代傳承是垂直的，由上一代傳給下一代，通常是比較三代人的母語使用，不過，教科文組織的代際傳承包括曾祖父母這一代。從會說母語的世代或年齡段可以衡量語言的活力等級 (Fishman 1991)。教科文組織用六個等級來區別瀕危語言代際之間語言傳承的狀況，從所有人都會說該語言的「安全型 (5 級)」，到最為嚴重的沒有一個人能說該語言的「已經消失型 (0 級)」。如表 1 所示，語言世代傳承等級，從安全的第五等級：所有的人，包括兒童都會說母語，到最嚴重的零等級 (已經消失型)：沒有任何說母語的人。在這二個極端之間第四等級為脆弱的狀況，大部分成年人會說，有些兒童母語能力不錯，大部分的兒童母語能力有限，這個等級是不安全的等級，也是語言瀕危的開始階段；接著第三等級 (肯定瀕危) 主要是父母那一代以上才會說母語，第二等級 (嚴重瀕危) 則是祖父母一代以上會說母語，父母輩可能還可以聽懂母語，但是對子女不使用母語；第一等級 (極度瀕危) 只有幾位少數的曾祖父母一代會母語。

表 1：指標一（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

| 瀕危程度 | 級別 | 語言使用人口 |
|-------|----|----------------------------------|
| 安全型 | 5 | 該語言被所有年齡的人們使用，從孩子及以上。 |
| 不安全型 | 4 | 該語言被一些孩子在各種領域使用；該語言被所有孩子在局部領域使用。 |
| 肯定瀕危型 | 3 | 該語言主要是被父母輩及以上年齡的人們使用。 |
| 嚴重瀕危型 | 2 | 該語言主要是被祖父母輩及以上輩分的人們使用。 |
| 極度瀕危型 | 1 | 該語言主要是被極少數的人，或曾祖父母輩使用。 |
| 已經消失型 | 0 | 沒有該語言使用者存活。 |

資料來源：UNESCO（2003：10）

（二）客語世代傳承狀況

語言世代傳承對語言復振的重要性，已如上述。臺灣社會語言學研究也從世代傳承的角度，分析語言的活力。黃宣範（1995：156-162）提出一個包括四個指標的語言活力觀，其中一種衡量指標就是：比較上一代與下一代的語言世代傳承。他調查臺北市不同族群語言傳承的狀況，發現客語與大陸方言都明顯的流失，客語在二代之間的流失速率甚至更為嚴重（黃宣範 1995：159）。

曹逢甫、黃雅榆（2002）總結他們之前研究的結果，呈現客家族群客語能力和使用急劇衰退，已經達到危機的地步。他們的研究發現，家長客語聽與說流利者，分別是 83%與 78.25%，但是學童客語聽說流利者，分別只有 22.75%與 12%，客語聽說能力大幅下滑。他們同時發現，客家人除了對祖父母、兄弟姊妹及配偶交談時較多使用客語外，客家人與父母親及子女交談時，大都是使用華語。張麗君 & 郭珍姘（2005）的調查顯示，美濃地區家長雖然會說客語，但是與幼兒溝通卻主要使用華語。蕭素英等（2005）

調查新竹縣新豐鄉的家庭語言使用，也發現世代傳承出現斷層的現象，長輩與晚輩較少使用母語，年輕一代有轉移到華語的情形。

2003 年教科文組織提出語言活力指標後，臺灣國內也開始注意將語言活力概念應用到語言瀕危的調查與語言復振的規劃。2005 年，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舉辦「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研討會，並出版會後論文集《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鄭錦全等編 2007）。這本書有多篇跟語言活力指標相關的論文，其中陳淑嬌（2007）和蕭素英（2007）在該論文集都有關於客語活力的評估。陳淑嬌（2007）透過語言使用和語言能力，評估母語、國語和英語的語言活力。她以問卷的方式收集資料，總共回收 2,012 有效問卷。會客語的受訪者相當少，只有 5.62% 的人具有客語能力。客語能力和年齡成正比。客家人會說母語的有 51.97%，其他族群（福老語、原住民語及國語為母語的人）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會說客語。陳淑嬌（2007：28）總結客語活力如下：「無論從全國人口使用率而言，或從世代傳承及跨語言學習客語的情形而言，客語活力均十分低。」蕭素英（2007）以文獻分析的方式評估福老語與客語的語言活力。她參考教科文組織的語言活力指標，逐項分析福老語與客語的活力。她的研究顯示，客語人口並不少，但是客語的世代傳承不佳，其世代傳承等級為第三等級，即：肯定瀕危型，主要是父母輩以上使用客語。

葉高華（2018）分析 2013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顯示，家長都是客家人的家庭不到一半的家庭（45.4%）常用語包含客語，同時 1986-1995 年出生的世代，52 名客家子女只有 3 人（5.7%）的家庭常用語包含客語，據此，他認為到了下一代客語就變成「嚴重瀕危」（第二等級）。文化部（高照明 2018：62）評估客語的世代傳承介於第三和第二等級之間，即肯定瀕危到嚴重瀕危之間。

從客語持續流失的趨勢看來，可以預見客語傳承變遷的方向可能是走向嚴重瀕危（第二等級），也就是從父母這一代到祖父母那一代才會講的階段。

客家委員會於 2001 年成立後，為了了解客語使用的狀況，作為規劃客語復振的參考，自 2002 年，定期辦理「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簡稱客語調查），後續於 2016 年度首次將「客家人口調查」和「客語調查」兩項調查整合為「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¹。2002 年辦理首次的客語調查（黃河、陳信木 2002），抽樣調查三千戶客家家庭的語言使用，結果發現，客語世代傳承不佳，不同年齡層的客語使用能力趨勢是：年齡層越高，客語流利比率越高，聽說客語流利的大多 50 歲以上，反之，年齡層越低，無法聽說客語的比例越高，18 歲以下，大多無法聽說客語。彭文正（2009：71）歸納分析 2005 至 2007 年客家委員會的客語調查，結論說：「從趨勢看來，連續三年中，完全說客家話的客家民眾所佔比例逐年下降，幾乎不講客家話的比例逐年上升。」後續的調查，持續發現客語世代傳承的斷層。客家委員會（2017）的「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顯示，在家庭中，與父母交談使用客語比率為 38.5%，但是與子女則不及 20%（客家委員會 2017）。客家委員會 110 年度最新的「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客家委員會 2022）報告顯示，客家民眾隨年齡愈大，客語說的能力愈好，40 歲以上客家民眾會聽、說客語的分別高於六成和四成。家庭內使用客語比重急劇減少，客語世代傳承狀況不佳。只有近 15.5%的客家民眾與子女主要使用客語溝通，2013 年、2016 年客家委員會的調查也都在二成以下，未跟子

¹ 客家委員會相關的客家人口與語言調查報告，請參考「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26&PageID=37585>（2022/06/07）

女說客語的高達七成以上。客家委員會（2022）的調查結果顯示有六成二的客家民眾認為過去一年家庭說客語的機會減少，在過去的十年間，家庭內的客語交談的比率整體下滑一成，減少的原因與客語使用環境和家庭成員客語能力不佳有關。客家委員會（2022：35）把指標一：語言世代傳承的等級定為瀕危等級二：「老年人口和中年人口會說客語，年輕人口、兒童和青少年不會說客語。」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語言活力指標為理論基礎，進行客語的活力調查。透過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收集語言世代傳承的相關資料，並參考語言活力文獻進行結果呈現與討論。包括九個指標的完整問卷的設計參考 UNESCO（2003）的語言活力指標、UNESCO（2011）「語言的活力和多樣性」調查問卷及「澳洲國家原住民族語調查」問卷（National Indigenous Language Survey, AIATSIS 2005）。

完整的問卷內容分為五大部分：一、基本資料；二、語言能力和語言人口；三、語言使用；四、客語政策與態度；五、客語活力總體評估²。這些題目涵蓋 UNESCO（2003）的九大指標，同時參考 UNESCO（2011：12）的做法，增加一個總體活力和瀕危級別。失去語言的世代傳承是造成語言瀕危最為嚴重的因素，本文報告語言世代傳承的調查結果。指標一的問卷透過調查不同年齡層的客語能力和客語人口變遷，以獲得客語世代傳承的資料。這個部分的問卷設計方面，參考「澳洲國家原住民族語調查」問

² 完整的問卷項目，請參考附錄一。

卷 (AIATSIS 2005) 使用「年齡組」, 也就是「實際年齡範圍」以探討世代傳承的狀況, 這四個年齡層為: 老年人 (60 歲以上)、中年人 (約 40-59 歲)、年輕人 (約 20-39 歲) 與兒童和青少年 (19 歲以下)。從不同年齡層客語能力增減程度和使用人口, 可以評定其瀕危程度。

指標一的客語世代傳承等級由第五題 (不同年齡層的客語使用能力) 和第七題 (客語使用人數加以評定)。第五題詢問客語能力, 請填寫者分別評估四個年齡層 (老年人、中年人、年輕人、兒童和青少年) 客語能力的等級, 分為四個等級: 「幾乎不會」、「聽得懂不會說」、「可以溝通」、「流利」, 藉由不同年齡層的客語能力變遷可以探求客語世代傳承的樣貌。第五題的問卷題目如下:

5. 請您依據自身經驗, 勾選一個最適合描述不同年齡層客家人的客語口語能力的選項。不同年齡層分為: 老年人 (60 歲以上); 中年人 (約 40-59 歲); 年輕人 (約 20-39 歲); 兒童和青少年 (19 歲以下)。

| 年齡層 | (1) 幾乎不會 | (2) 聽得懂不會說 | (3) 可以溝通 | (4) 流利 |
|--------|--------------------------|--------------------------|--------------------------|--------------------------|
| 老年人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中年人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年輕人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兒童和青少年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第七題同樣請填寫者評估四個年齡層客語使用人數的六種等級: (1) 幾乎沒有人 (<10%)、(2) 少數人 (10-30%)、(3) 一些人 (30-50%)、(4) 多數人 (50-70%)、(5) 絕大多數 (70-90%)、(6) 幾乎所有人 (>90%)。第七題的問卷題目如下:

7. 請您依據自身經驗，勾選一個最適合描述不同年齡層客家人的客語使用人數比率情形。

| 年齡層 | (1) 幾乎 沒有人 (<10%) | (2) 少數人 (10-30%) | (3) 一些人 (30-50%) | (4) 多數人 (50-70%) | (5) 絕大多數 (70-90%) | (6) 幾乎 所有人 (>90%) |
|--------|----------------------------|--------------------------|--------------------------|--------------------------|--------------------------|----------------------------|
| 老年人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中年人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年輕人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兒童和青少年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本研究採用任意取樣(convenience Sample)的調查法，於 2020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7 月 7 日發送網路和紙本問卷，共收回 1,498 份問卷；含線上 Google 表單網路問卷 1,386 份，和 112 份紙本問卷。其中，1,466 份為有效問卷(客家人填寫)，32 份無效問卷(非客家人填寫)，有效問卷百分比為 97.8%。填寫者的社會背景大致如下：女性所佔比例偏高，有 984 位(67.12%)，男性填寫者有 482 位(32.9%)³；填寫者的平均年齡為 50.3 歲(標準差為 1.316)；填寫者的教育程度偏高，大專有 737 人(50.3%)、研究所有 468 人(31.9%)，其他學歷加起來為 17.8%(國小有 13 人(0.9%)，國中有 37 人(2.5%)，高中職有 211 人，14.4%)；填寫者居住的區域主要在北部，桃竹苗三個縣市區域的填寫人數為 683，占 46.6%；次多者為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和宜蘭縣，填寫者人數為 260 人，占 17.7%；腔調方面，四縣腔有 628 份有效問卷(42.8%)，南四縣有 135 份有效問卷(9.2%)、海陸腔有 413 份有效問卷

³ 女性填寫問卷者雖然較高，不過，就本研究涉及的客語能力和使用，T 檢定的結果顯示，性別對客語使用和客語能力並無影響，兩者皆沒有顯著差異(p>0.05)。

(28.3%); 大埔腔有 86 份有效問卷 (5.9%)、饒平腔有 52 份饒平腔 (3.5%)、詔安腔有 77 份 (5.3%)，另外，不確定腔調的 52 份 (3.5%) 和其他腔調的 21 份 (1.4%)。從填寫者的社會背景可以看出，填寫者通常對客語有興趣，也具備客語能力，其中 43.38% 的填寫有客語教學相關工作經驗。因此，雖然是由填寫者自評社區的狀況，仍有一定的可靠性。問卷發展歷程和內容已經寫在方法論。UNESCO 的活力調查也有不同等級的可靠性指標，限於經費、時間，有些語言缺乏實證的資料，為了讓評估達到多元檢核的效果，UNESCO 允許不同程度的可信度，甚至猜測、直覺，等主觀感受，都可以參考 (UNESCO 2011)。

問卷旨在獲取評定客語世代傳承等級的資料，而質性訪談則嘗試瞭解受訪者對社區客語傳承變遷的看法和態度。訪談採立意抽樣法，詢問客語社區的相關人士，包括客家事務行政人員、客語薪傳師、客語語言學家、客語文學家、客語運動人士等，總共訪談 71 位受訪者。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客語世代傳承量化結果與討論

1. 從客語能力觀察客語世代傳承

本研究的問卷請填寫者判斷不同年齡層人士的客語能力狀況，從而得知其世代傳承的等級。表 2 為各年齡層客語口語能力的分佈百分比。年齡層的分為以下四類：老年人 (60 歲以上)；中年人 (約 40-59 歲)；年輕人 (約 20-39 歲)；兒童和青少年 (19 歲以下)。各年齡層最具代表性的能力由老到少，分別是老年人以

流利（76%）為代表；中年人則是可以溝通（62%）為代表，年輕人（60.6%）為聽得懂不會說，而兒童和青少年（70.5%）則大多數屬於幾乎不會的階段。表 3 以超過一半填答的客語能力等級項目為該年齡層的代表，以粗體數字表示。

表 2：各年齡層客語能力分佈

| 年齡層 | (1) 幾乎不會 | (2) 聽得懂 不會說 | (3) 可以溝通 | (4) 流利 |
|--------|--------------|-------------------|--------------|--------------|
| 老年人 | 0.8% | 1.2% | 21.1% | 76.9% |
| 中年人 | 1.2% | 10.6% | 63.2% | 25.1% |
| 年輕人 | 21.7% | 60.6% | 16.4% | 1.4% |
| 兒童和青少年 | 70.5% | 21.4% | 7.0% | 1.1% |

表 3 和圖 1 為各年齡層客語能力變遷示意圖。詳述如下：老年人（60 歲以上）約七成七聽說客語流利，五分之一可以溝通；中年人（約 40-59 歲）六成多可以溝通，四分之一流利；年輕人（約 20-39 歲）聽得懂不會說占六成，約五分之一幾乎不會說；兒童和青少年（19 歲以下）七成幾乎不會，約五分之一聽得懂不會說。可以看出從客語在三代之間，從流利的老年層變成幾乎不會的兒童和青少年層。中年人及老人已經超過育嬰的時間，青年人會聽不會說，大概也難以傳承母語給下一代。Fishman (1991) 認為會說母語的年齡段可用來衡量語言活力的等級。如果在育兒階段的人群（20-45 歲）具備母語能力，只要加以鼓勵，傳承給下一代的機會就高。不過，如果說母語的人都是非育齡者，就難以達成語言的世代傳承，而有語言瀕危的危機。就此，我們客語將客語世代傳承的等級定為第二等級（嚴重瀕危）：「祖父母一代以上會說

母語，父母輩可能還聽懂母語，但是對子女不使用母語。」

表 3：各年齡層客語能力變遷

| 年齡層 | 幾乎不會 | 聽得懂 不會說 | 可以溝通 | 流利 |
|--------|------|------------|------|----|
| 老年人 | | | | ■ |
| 中年人 | | | ■ | |
| 年輕人 | | ■ | | |
| 兒童和青少年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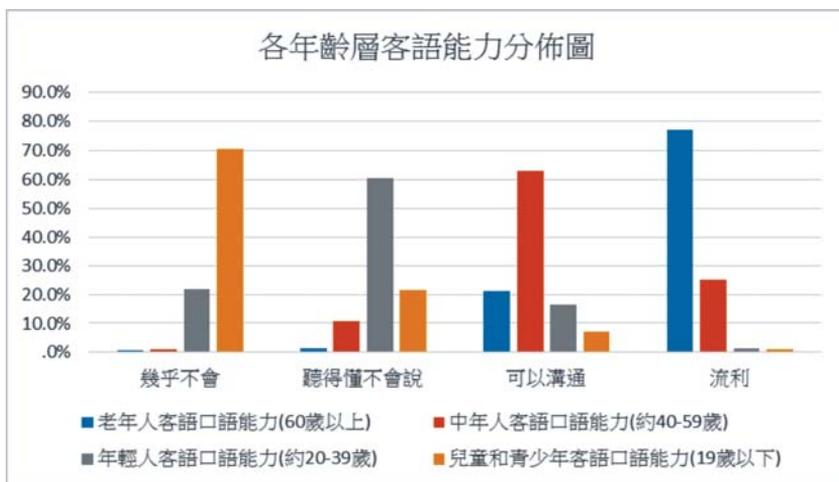


圖 1：各年齡層客語能力變遷

如果把客語能力分為會跟不會，就比較容易看出變遷趨勢。我們參考陳淑嬌（2007）的做法，將資料進一步處理，把可以溝通和流利歸為會客語；把幾乎不會和聽得懂不會說歸為不會客

語。之所以把聽得懂不會說歸為不會客語是因為客語傳承不佳，這些被動的能力很少轉為主動的能力，合併後也能提供較清楚的變遷趨勢：老年層有 98%會客語，中年層有 88.3%，年輕層有 17.7%，兒童和青少年層則僅有 8.1%。

本文參考「語言瀕危建議指標」(Recommended language endangerment indicator)的五個等級評定客語世代傳承等級，請參考表 4。該指標的五個等級描述如下(McConvell & Thieberger 2001: 54)：等級五是所有年齡層都會說母語的安全等級；等級四之後，等級越低越瀕危，等級四是在 20 歲以下的年齡組介於 30%到 70%的兒童及青少年使用，是語言開始流失的開端；等級三只有 20 歲以上的成年人使用母語；等級二的母語使用者大於 40 歲；等級一的母語使用者大於 60 歲，等級零沒有母語使用者，已經滅絕。

根據「語言瀕危建議指標」，客語的世代傳承等級評定結果為等級三（嚴重瀕危），也就是：老年層和中年層會說客語，年輕人及兒童和青少年不會說客語。考慮中年層可以溝通為主，如果後續客語復振無法阻止中年層流失其客語能力，則將邁向「接近滅絕」的第二等級。事實上，中年人也大約六成會說客語而已。「語言瀕危建議指標」為五等級指標，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六等級不同，不過，從其敘述可以對應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嚴重瀕危等級（第二級）。

表 4：語言瀕危建議指標

| | 安全、強壯 | 瀕危 (初期) | 嚴重 瀕危 | 接近 滅絕 | 滅絕 |
|--------------------|-------|------------|------------|----------|-----|
| 兒童和青少年 (0-19 歲) | 會說 | 不會說 | 不會說 | 不會說 | 不會說 |
| 年輕人 (20-39 歲) | 會說 | 會說 | 不會說 | 不會說 | 不會說 |
| 中年人 (40-59 歲) | 會說 | 會說 | 會說 | 不會說 | 不會說 |
| 老年人 (60 歲以上) | 會說 | 會說 | 會說 | 會說 | 不會說 |

資料來源：McConvell & Thieberger (2001: 54)

除了母語能力外，也可以透過不同年齡層母語使用的程度，判斷其世代傳承的等級。「澳洲原住民族語言狀況報告」(Stat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SOIL) 就是計算「年齡分佈瀕危指數」(Age Profile Endangerment Index)，以測量語言世代傳承的等級 (AIATSIS 2005)。「年齡分佈瀕危指數」的計算方式是：零到十九歲的母語者人數除以二十到三十九歲母語者人數，透過測量其升 (>1) 或降 (<1) 的程度，瞭解其保存或流失的狀況，以決定瀕危等級 (McConvell & Thieberger 2001: 58)。指數為「1」表示二個年齡層一樣沒有變化，數字如小於「1」則表示不同程度的瀕危。年齡分佈瀕危指數及其對應的瀕危等級如下 (AIATSIS 2005: 76)：(一) >1.2 屬於等級五：強健、安全等級；(二) 1-1.2 屬於等級四：脆弱、不安全等級；(三) 0.8-0.99 屬於等級三：絕對瀕臨滅絕；(四) 0.6-0.79 屬於等級二：嚴重瀕危；(五) 0.4-0.59 屬於等級一：極度瀕危；(六) <0.4 屬於等級零：滅絕。

本研究也採用年齡分佈瀕危指數的測量方式作為客語活力指

標一的參考之一。客家委員會 2017 年客家報告（附錄一：119，121）的年齡分級為 13-18 歲及 13 歲以下，並非 19 歲以下。因此，本研究將 13 歲以下和 13-18 歲的聽力和說的能力分別平均，然後除以 19 歲-29 歲及 30 歲-39 歲的平均，結果顯示年輕人會說客語的比例為 17.8%，兒童和青少年為 8.1%，得出客語年齡分佈瀕危指數為 0.46，對應瀕危等級為等級一：極度瀕危，顯示客語流失世代失傳相當嚴重。如果未加以積極復振兒童、青少年和年輕人的客語能力，當客語年齡分佈瀕危指數 <0.4 ，就邁向等級零（滅絕）的階段。

表 5：客語年齡分佈瀕危指數

| 年 齡 | 會客語的人數百分比 |
|-----------|-----------|
| 13 歲以下 | 22 |
| 13 歲~18 歲 | 21.8 |
| 19 歲~29 歲 | 27.5 |
| 30 歲~39 歲 | 44.2 |
| 40 歲~49 歲 | 59.45 |
| 50 歲~59 歲 | 74.05 |
| 60 歲及以上 | 82.6 |
| 瀕危指數 | 0.46 |
| 瀕危等級 | 等級一：極度瀕危 |

總結而言，從客語人口世代變遷及語言瀕危建議指標觀察，客語世代傳承符合教科文組織的第二等級（嚴重瀕危）；年齡分佈瀕危指數客語瀕危等級為等級一（極度瀕危）。這些不同的指標採用不同的等級，不過，客語世代傳承在這些指標都呈現嚴重斷層的現象。

2. 從客語人口觀察客語世代傳承

語言世代傳承也可以透過不同世代使用人數測量。問卷第 7 題請填寫者依據自身經驗，點選一個最適合描述不同年齡層客家人的客語使用人數比率情形。其結果如表 6。

表 6：客語使用人口世代傳承變遷

| | 幾乎沒有人 (<10%) | 少數人 (10-30%) | 一些人 (30-50%) | 多數人 (50-70%) | 絕大多數 (70-90%) | 幾乎所有人 (>90%) |
|--------|-----------------|-----------------|-----------------|-----------------|------------------|-----------------|
| 老年人 | 2.10% | 6.40% | 18.20% | 30.80% | 22.10% | 20.30% |
| 中年人 | 4.50% | 19.10% | 37.20% | 25.00% | 12.00% | 2.20% |
| 年輕人 | 32.50% | 43.90% | 19.10% | 3.80% | 0.60% | 0.10% |
| 兒童和青少年 | 68.20% | 24.80% | 5.20% | 1.50% | 0.30% | 0.10% |

如上表所示，老一輩客家人客語使用人數大多超過 50%，分佈在多數人（31%）、絕大多數（22%）和幾乎所有人（20%）使用的程度。中年人則開始流失，使用人數分佈在多數人（24%）和一些人（37%）之間；到了年青人及兒童和青少年的世代，則流失到少數人（44%，24%）和幾乎沒有人使用（34%，69%）。

參考表 7 的指標等級，就年齡組而言，等級四需要有「介於 30%到 70%的 20 歲以下的年齡組使用」。表 7 顯示，兒童和青少年近七成（68.20%）屬於幾乎沒有使用，近五分之一少數使用（24.80%），因此未達等級四的等級。等級三是 20 歲以上的年輕人會使用客語，不過，20-39 歲的年輕人其客語使用人數，幾乎沒有和少數使用客語加起來就 76.40%，因此，也不適用第三等級（絕

對瀕臨滅絕)。客語就使用者多寡而言，其世代傳承等級應該是第二等級（嚴重瀕危），也就是，從世代的角度是「大體上從祖父母一代以上的人使用」或「社區中一些成年人能說，但小孩無法說。」隨著客語人口老化，過去寄望祖父母傳承客語的做法，也逐漸不可行，隨著客語單語者逐漸凋零，可能「再也無法聽到因為我是祖父母帶大的，所以我會講客家話」（張維安 2017：20），取而代之的是，長輩從小就教兒孫華語，因而斷送了客語世代傳承的機會。

表 7：世代傳承指標等級（依世代以及年齡組的等級）

| 瀕危程度 | 等級 | 語言使用者人口 (Lee & Van Way) | 年齡組 |
|--------|----|----------------------------|-----------------------------|
| 安全 | 5 | 社區中的所有人，包含小孩，皆能說 | 所有人 |
| 脆弱 | 4 | 大部分成年人和一些小孩能說 | 包括介於 30%到 70%的 20 歲以下的年齡組使用 |
| 絕對瀕臨滅絕 | 3 | 社區中大部分成年人能說，但小孩無法說 | 20 歲以上使用 |
| 嚴重瀕危 | 2 | 社區中一些成年人能說，但小孩無法說 | 大於 40 歲 |
| 極度瀕危 | 1 | 許多祖父母輩能說，但年輕一輩的人大多無法說 | 大於 60 歲 |
| 滅絕 | 0 | 只有一些長者會說 | 沒有使用者 |

資料來源：UNESCO (2003)、McConvell & Thieberger (2001)；UNESCO 等級的描述參考 Lee & Van Way (2016) 修改。

從年齡組分析就是大於 40 歲以上才會使用客語。圖 2 為各年齡層客語人口變遷示意圖。為了方便看出客語人口世代傳承失調的狀況，每一年齡層僅以最高百分比為代表，由表 8 可知，客語使用有嚴重的世代傳承失調問題：從老年層多數說客語，一路下

滑一些人使用的中年層，年輕層少數人使用，兒童和青少年層則接近幾乎沒有人使用的狀況。由於(5)絕大多數(70-90%)和(6)幾乎所有人(>90%)都未達30%的人口，人數少，所以未列於表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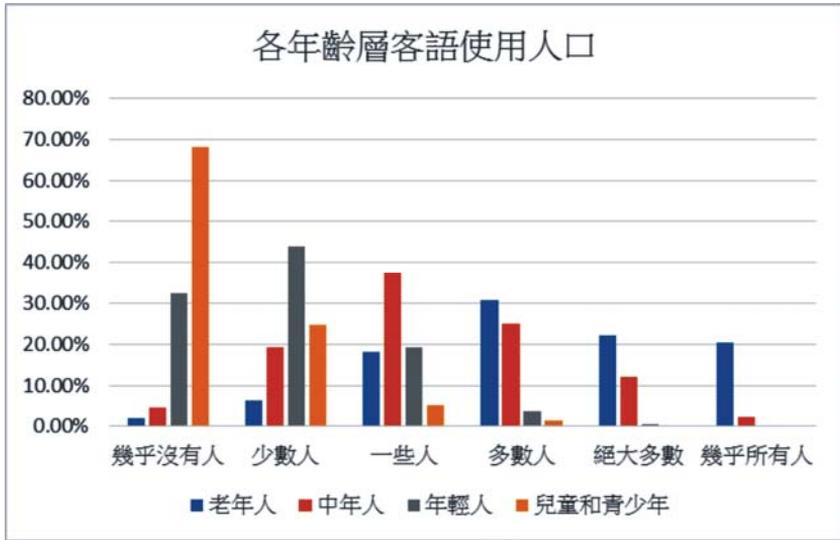


圖 2：各年齡層客語使用人口變遷

表 8：各年齡層客語使用人口變遷示意圖

| 年齡層 | (1) 幾乎沒有人 (<10%) | (2) 少數人 (10-30%) | (3) 一些人 (30-50%) | (4) 多數人 (50-70%) | (5) 絕大多數 (70-90%) | (6) 幾乎所有人 (>90%) |
|--------|------------------|------------------|------------------|------------------|-------------------|------------------|
| 老年人 | | | | ■ | | |
| 中年人 | | | ■ | | | |
| 年輕人 | | ■ | | | | |
| 兒童和青少年 | ■ | | | | | |

客語使用人口世代傳承瀕危等級也可參考 McConvell & Thieberger (2001: 54) 語言瀕危建議指標加以定位，將原本的會說和不會說，改為使用和不使用。如果將使用者超過 50% (即多數人使用) 視為使用客語，50%以下視為不使用客語，則表 6 資料可以重整為表 9。表 9 顯示，近 3/4 的老年人 (73%) 和約 1/3 的中年人 (39%) 使用客語，年輕人及兒童和青少年幾乎沒有人使用。就表 10 的語言瀕危建議指標其等級評定為第三級 (嚴重瀕危)。需要注意，McConvell & Thieberger (2001) 用於澳洲語言瀕危指標只有五個等級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六等級不同，不過，從表 8 可知，中年人以上才使用客語，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第二等級，同樣是嚴重瀕危的等級。客語的世代傳承出現嚴重的斷層，客語復振刻不容緩！

以上相關資料顯示，客語流失嚴重，顯示在客語能力與客語使用隨著世代遞減而低落，客語的世代傳承面臨嚴重的危機。

表 9：各年齡層使用及不使用客語的百分比

| | 使用客語 | 不使用客語 |
|--------|------|-------|
| 老年人 | 0.73 | 0.27 |
| 中年人 | 0.39 | 0.61 |
| 年輕人 | 0.05 | 0.96 |
| 兒童和青少年 | 0.02 | 0.98 |

表 10：語言瀕危建議指標（按客語使用）

| | 安全、強壯 | 瀕危 (初期) | 嚴重瀕危 | 接近滅絕 | 滅絕 |
|--------------------|-------|------------|------|------|-----|
| 兒童和青少年 (0-19 歲) | 使用 | 不使用 | 不使用 | 不使用 | 不使用 |
| 年輕人 (20-39 歲) | 使用 | 使用 | 不使用 | 不使用 | 不使用 |
| 中年人 (40-59 歲) | 使用 | 使用 | 使用 | 不使用 | 不使用 |
| 老年人 (60 歲以上) | 使用 | 使用 | 使用 | 使用 | 不使用 |

資料來源：修改自 McConvell & Thieberger (2001: 54)

總結而言，就客語使用人口，指標一（客語世代傳承）的等級可以訂為：等級二（嚴重瀕危）：40 歲以下開始發生客語傳承斷層，社區中一些成年人能說，但小孩無法說。就世代而言，大體上從祖父母一代以上的人使用，父母輩可能聽懂客語，但是很少跟子女說客語。本研究和其他研究結果比較也可以看出世代變遷的狀況，先前的研究，蕭素英（2007）對第一指標的評比是第三等級（肯定瀕危型），文化部（高照明 2018）則評估為介於第三和第二等級，客家委員會（2022: 35）最新的調查則將客語世代傳承的等級訂為瀕危等級二。客家委員會的評定與本研究同樣是嚴重瀕危的第二等級。簡單的說，過去十五年來，客語世代傳承持續惡化，從第三等級（肯定瀕危）變成現在的等級二（嚴重瀕危）。語言世代傳承是挽救語言的「支點」（Fishman 2001: 467），客語逐漸失去語言世代傳承的支點，「缺乏傳承的語言，無法維繫」（Fishman 1991: 113）這是客語保存面臨的最大危機。

（二）客語世代傳承質性訪談結果與討論

為了達成資料的多元檢核（triangulation）除了量化資料外，本研究還收集質性的訪談資料，檢視和補充量化的結果。客語世

代傳承的訪談焦點有二：受訪者對社區客語傳承的觀察及對客語世代傳承的意義。

1. 社區客語世代傳承變遷

上述量化研究顯示，大部分的兒童不會說客語，客語世代傳承嚴重瀕危，這些現象和受訪者所觀察到的客語傳承斷層一致。受訪者很一致的認為，客語的使用者大概是四十歲、五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的客家年輕人可能會聽客語，但以華語為主，少講客語，兒童很少會講客語。

從以下受訪者的引文，可以看到客語社區世代傳承變遷的樣貌：

現在大概年紀 60、70 歲以上才會偶爾講，已經逐漸在沒落當中了，現在祭祖什麼都不用客語了。講詔安客家話的人才已經都老成凋零了，沒有傳承了（受訪者 LHS）。

在我們的社區裡面，大部分大家還是都講客家話，我現在指的大家是四、五十歲以上的，四、五十歲以下的較年輕的一代，大部分都開始講國語，有些小孩子都不太會講客家話……我覺得客家人的客語家庭傳承狀況目前情況並不是良好（受訪者 PP08）。

世代語言傳承受阻，事實上也阻礙親情溝通，晚輩不會說客語，長輩勉強以華語與晚輩溝通，他們付出的代價是（謝國平 2007：7）：「在表達與溝通意見上的流利度、精確性及舒適感，因為母語在這幾方面的效能很難被其他語言取代。」從以下的引文可以瞭解親屬之間，除了老一輩外，客語已經被華語取代：

在佳冬，客語是流失的，以我們這一代來講，還會說客語，下一代就沒有多少人會講了，客家庄都這樣流失了……如果你看年輕人跟年輕人說話或是年輕人跟小孩說話，都是說國語。現在跟我的外甥、孫子，我妹妹做阿嬤了，我妹妹的孫子現在也都說國語了。所以現在就看年紀啦，年輕人跟小孩，客家話幾乎都不太會說了，只有老一輩的才會跟老一輩的說客家話（受訪者 P04）。

上述佳冬鄉客語世代傳承的樣貌，恐怕是目前客家庄普遍的寫照。過去，客家庄有辦法讓新加入者，也學會客語，將之作為第二語言，形成強烈的對比，以下引文，受訪者描述今昔客語活力的差異：

我們小時候整個客家庄都說客語，客語是社區各項活動使用的語言。那時候長輩十分要意客語保存，嫁進來當地的媳婦要學會客家話，會特別交待傳承客語，使用客語……隨著客語流失，長輩也不再堅持在家說客語。雖然長輩彼此還是以客語交談，但是客語少有傳承給下一代的例子（受訪者 SS01）。

上引文顯示，配合著傳承母語的態度，客語得以保存，但是隨著客語使用降低，連帶著也失去傳承客語的決心。長輩彼此說客語，但是很少跟下一代說客語，應該就是客語失去傳承的原因。Hinton（2013: 244）就提及建立母語家庭的困難之一，就是「會母語的人，不跟你及你的小孩說母語」。在這種強勢語言鯨吞蠶食下，客語不但失去社區語言的功能，也逐漸失去家庭的地位，如下引言所示：

我其實每次逢年過節回家鄉的時候，我都會蠻感嘆的，因為

客語已經只剩，就是它已經只變成家庭語言了，可是它在家庭裡面也快消失了（受訪者 P09）。

只要等我的祖父母輩過世之後，就再也沒有人會跟我講客家話了，我已經預料到大概 10 年後或者是 20 年後的場景，我已經預想好了（受訪者 LHY）。

質性的訪談結果和量化數據一樣都顯示客語世代傳承有嚴重的斷裂，急需修補。質性訪談結果補充量化數據的不足，提供客語流失的具體背景和感受，下一節探討的客語世代傳承意義，更是如此。

2. 客語世代傳承的意義

語言復振文獻除了列舉語言保存的重要意義，也常從失去語言失去什麼的提問，凸顯保存語言多樣性的重要（Fishman 1996; Fillmore 2000）。客語消失常引起受訪者的感嘆，由於語言是族群身份認同最為明顯的標誌，當問及失去客語，失去什麼時候？許多受訪者都強調失去客家身份認同。

越來越少人講，整體上（客語保存）是悲觀的。（失去客語）客家人就不見了，就沒辦法站在自己族群語言的立場去詮釋，對世界做出反應，這個族群已經失去在這個世界對應自己的人文、自然，怎麼去解釋、反應（受訪者 T02）。

失去語言將有嚴重的後果，失去語言，不但失去認同，也危及世代的身心健康、文化創造性、生活品質，甚至是生活的意義（Fishman 1996: 81）。語言認同改變，族群認同常隨著改變。以下引文顯示，有些受訪者會講語言與認同等同起來，所以不會說客語就不是客家人，以下引文受訪者認為會不會客語是客家人重要

的指標：

很多時候他會說你是不是客家人？他也沒有說他是不是，他會回答是，我爸爸是，欸，我問你耶。因為他不會講，他認為要會講的人才是，他不會講所以他不是（受訪者 T12）。

雖然在學理上，客語並未客家認同的唯一標誌。不過經驗層上常有將客語與客家認同等同的例子，實證研究也顯示此兩者高度相關（張維安 2017）。「福老客」是客家語言流失造成客家認同失去的例子（黃宣範 1995）⁴。蔡惠名（2010）調查的屏東滿州鄉雖然是客家人為主的社區，當地客家人日常生活大多說福老話，說自己是「客無著」、「客無過」。如同謝國平（2007：7）說指出的：「從群體的層面看，族語／母語在一個社會或族群中流失時，伴隨而來的往往是文化及身分認同的流失，以及該族群世代代透過其語言累積下來的知識的流失。」葉高華（2018：214）則指出：「將客語與客家認同視為議題，不只是鍾肇政的個人看法，也是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家庭語言的保存或轉移，對於今後台灣民眾的族群認同與族群關係具有深遠影響。」因此，「家長決定跟小孩說或不說弱勢語言是母語存亡的關鍵」（Beck & Lam 2008：4），同樣也是族群存亡的關鍵。

陳淑娟（2004：237）指出，臺灣家庭語言的轉移趨勢：「在年輕一輩的語言使用中，舊有的家庭語言已逐漸退出家庭領域，取而代之的家庭語言是華語。」相關的客語家庭調查，也顯示客語傳承失調，下一代的客語能力和使用大量流失。客語世代傳承失調。除了華語外，福老人的人口優勢也是客語轉移流失的方向，

⁴ 最近客家委員會將「福老客」的名稱正名為「客底」（hagdai），其目的在於建立客底與客家的互動交流，提升社會多元族群認知（<https://udn.com/news/story/7314/6596135>）。

如羅肇錦所觀察到的客語能力世代衰退現象（1990：31）：

由于國語教育的獨佔，以及大眾傳媒的壟斷，加上閩南人口的優勢，使得台灣的客家子弟，三十歲到四十歲的人已經無法用客家話演講，二十歲到三十歲的人所說的是已經國語化的客家話，更糟的是二十歲以下的子弟在學校說國語，外出說閩南語，連回到家裡都不說自己母語，在這種內憂外患之下，客家話還能活多久？

家庭的客語世代傳承不但需要認同支撐，也有賴於照顧者的客語能力和客語使用。客家委員會歷年來的調查，都顯示，客家父母客語能力降低及家庭使用客語比例下降，阻礙客語傳承。受訪者指出，需要填補客語傳承的代溝，讓年輕一代拾回失去的客語能力：

在我這個六年級生其實就已經在流失了。不願意說（客語）的原因，第一個是說得不好，越不說就越不會說。越不會說就越不敢說，就不斷地在惡性循環（受訪者 CHS）。

因為越來越多的長者怎麼樣？消失掉。年輕的一代中間這一層他又沒學會客語的話……家裡面都沒有這個機會了，社區也沒有那個環境的話，根本很難啊（受訪者 T14）。

四十歲以下的客家人客語能力不足，需要強化客語能力，才能在家與子女使用客語。針對家長普遍客語能力不足的問題，受訪者提出相當值得採用的建議如下：

我覺得家長應該要扮演起客語傳承的角色，有些家長可能不會講客語，我覺得家長可以去學一學客家話，回家教給小孩子，甚至現在有些爸爸媽媽會跟小孩子一起去參加客語認

證，或是去參加客語檢定，或是加強班之類的，也就是跟親子之間一起去學習，我覺得這樣子的話，不但可以拉近親子的關係，同時他也可以讓家長在其中找到學習客語的樂趣。不但可以跟小孩子溝通，同時還可以分享客語學習的優點(受訪者 PP08)。

培養客語能力，也需要營造家庭的客語使用環境。客家委員會的報告(2005)顯示，父母在家都使用客語與子女溝通，則子女超過八成(82.7%)會說流利的客語。在強勢華語入侵家庭地盤，會說客語的家長，也常不知不覺的以強勢語言和子女談話。這是家庭語言管理的問題，需要透過有意識的規劃，提醒自己和家人以客語為家庭的溝通語言，以客語為家庭語言，就能夠自然而然的學會客語，就像上一代在家庭和社區傳承客語：

現在面對三位都在講華語的外甥女以及外甥女的孩子們，選擇跳脫昔日伯父對我的說話方式：「要講客家話啊！」……我就是堅持對他們講客家話，不論他們用甚麼語言回答我。談話過程只要時間拉長，她們的客語會被我拉引出現(受訪者 S04)。

對於母語傳承有堅定的意識有助於語言復振，透過「意識形態澄清」(ideological clarification)的過程(Fishman 1991; Dauenhauer & Dauenhauer, 1998)建立母語的精神堡壘，才能有效的抵抗強勢語言工具性價值的吸引。如同 Schilling-Estes & Wolfram 說指出的：「弱勢族群必須對族群文化的傳承具有使命感，其族群向心力才足以抗拒強勢文化之入侵，而且必須視其母語為文化傳承的重要象徵，該弱勢語言方有可能維繫傳承」(轉引自彭文正 2009：70)。因此，雖然整體的客語世代傳承不佳，但

是仍然客語看到客語未來的希望，受訪者分享的觀察到的世代傳承，就是一例：

下一代還是有很多人教小孩客語。我覺得那個就是希望。我發現之前我擺攤的市場，有一個 12 歲的小孩，客語講的很好。你可以用客語跟他對答，沒問題。就會看到那個希望。雖然說那個環境很困難。還有最近，因為業務的關係，我也有打電話去拜訪客戶。小孩子接起來，因為是找他阿公。他就用客語說：「阿公，電話喔。」外甥去拜訪，就真的是這個阿公，他教他的孫子講客語，他六個孫子都會講客語。這就是希望的所在（受訪者 V01）。

堅持客語傳承的家長、長輩和社區人士，也是希望所在：

我阿公就非常的堅持要跟我們兩個說客家話，他絕對要講，他絕對不講國語或者是講其它的語言（受訪者 P09）。

只要我媽媽出現的時候，大家都會講 Hak-fa（客語）。因為我媽媽是長輩 mah，所以他們就會講（客語），譬如說他們就會說大姑來了。他們就說：Thai-kû-kû lòi è，就會說 kiak-kiak kóng Hak-fa（趕快說客語）！就好像有個「約束力」，就是說我媽媽出現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會感覺到得說客語。要不然，我媽媽就會一直唸 mah！因為我媽媽的個性就是說一定要講 Hak-fa，一定要講 Hak-fa，會一直這樣跟他們說（受訪者 P05）。

Hagége 把語言比喻為營火熄滅後留下的火花，而語言得以藉由這些火花再次點燃，重獲生機（引自張學謙 2021）。Fishman（1991）提及的語言意識形態澄清可以充當點燃火種的火花。從

質性訪談得知客語傳承與客家認同關係密切，客家諺語云：「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表示客語是客家的核心價值，有必要強調客家族群與客語的關係，重建客家族群認同與客語認同。

五、結論與建議

如果套用母語生病住院的比喻，語言復振計畫涉及「診斷」與「醫治」這兩個部分。謝國平（2007）指出，語言復振規畫最好有語言活力評定的基礎，作為現狀的評估與後續復振的參考。本文使用量化與質性的混合方法，透過比較不同世代的客語能力和客語使用程度，評定客語世代傳承的瀕危程度。研究結果顯示，客語世代傳承的狀況為等級二：嚴重瀕危的等級。客語世代傳承日益嚴重，從先前研究的等級三（確定瀕危）評比，下降到等級二（嚴重瀕危）：「40歲以下開始發生客語傳承斷層，社區中一些成年人能說，但小孩無法說」。沒有傳承的語言，就沒有未來，如同葉高華（2018：213）所指出的：「家庭是這些語言的最後堡壘，如果人們在家裡不再講這些語言，尤其是不跟小孩講，這些語言終將消失。」傳承客語的世代邁向祖父母輩，客語保存的前景，恐怕像羅肇錦（1990：14）說提出的：「一樣從危機到消失只有三代：這一代是我們的話，下一代是阿爸的話，第三代是阿公的話，再下來就變鬼話。」

語言活力評量的目的是診斷語言的健康狀況，以提升大眾語言意識，確定語言復振的優先順序。鑒於語言世代傳承是語言復振的核心。後續的客語語言復振應該僅全力鞏固，語言世代傳承，這個挽救語言的「支點」（Fishman 2001：467）。要是未能修補母

語世代傳承的斷層，其他作為恐怕只是「朝著有破洞的輪胎打氣一樣，破洞未補，再怎麼打氣也無濟於事。」(Nettle & Romaine 2000: 178)。

提振客語活力有賴客語運動及意識覺醒。黃宣範(1995: 159)指出：「語言衰亡或成長的途徑既沒有一定的軌跡，也沒有「必然」的趨勢。客家的母語運動如能持續進行，再輔以適當的制度化的支持及客家家庭的覺醒，當會有振衰起蔽的作用。」客語權利的法制化和制度化已經取得相當的成就，但是客家家庭的覺醒，還有待加強。徐正光和蕭新煌(1995: 32)指出：「客家人必需從自身及家庭中作起，強調母語使用與傳承的重要性，只有自救才能使整個族群得救。」⁵

⁵ 限於篇幅，在此無法詳述客語返家的方式，這方面的做法與策略請參考張學謙(2020a; 2020b)。

附錄：臺灣客語活力調查問卷

一、基本資料

1. 客家人為「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並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根據這個定義，請問您是不是客家人？
 (1) 是 (2) 不是（問卷到此結束，感謝填寫）
2. 您的性別： (1) 女 (2) 男
3. 您的出生年次：_____年
4. 您的居住地的郵遞區號三碼為：_____
5. 您目前的婚姻狀況為：
 (1) 未婚 (2) 已婚 (3) 其他
6. 您配偶的族群為：
 (1) 客家人 (2) 福老人 (3) 原住民
 (4) 外省人 (5) 新住民 (6) 不適用（未婚）
 (7) 其他
7. 您的教育程度為（含在學、畢、肄業）：
 (1) 小學 (2) 國（初）中 (3) 高中（職）
 (4) 專科 (5) 大學 (6) 碩士 (7) 博士
8. 您的職業（現在或退休前）為：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高層專業人員（如大專教師、醫師、律師）
 中小學、特教、幼稚園教師
 一般專業人員（如一般工程師、藥劑師、記者、護士）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工程技術員、代書、藥劑生、推銷保險）
 事務工作人員（文書、打字、櫃檯、簿記、出納）

- 服務及買賣工作人員（商人、廚師、理容、服務生、保母、警衛、售貨）
-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 技術工（泥水匠、麵包師傅、裁縫、板金、修理電器）
-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裝配工（含司機）
- 非技術工（工友、門房、洗菜、簡單裝配、體力工）
- 職業軍人：軍官
- 職業軍人：士官兵
- 家管
- 學生
- 失業／待業
- 其他

9. 請問您是否曾經從事客語相關工作：

- 否 是（如：客語教師、客語薪傳師、客語傳播、客語文史、客語文學等）

二、語言能力和語言人口

1. 您最主要使用的客語腔調是（單選）：

- (1) 四縣 (2) 南四縣 (3) 海陸 (4) 大埔
 (5) 饒平 (6) 詔安 (7) 不確定 (8) 其他

2. 請問您能與人溝通的客語腔調有哪些？（可複選）：

- (1) 四縣 (2) 南四縣 (3) 海陸 (4) 大埔
 (5) 饒平 (6) 詔安 (7) 不確定 (8) 其他

3. 請勾選以下語言您的口語能力：

| 口語能力 | (1) 幾乎不會 | (2) 聽得懂不會說 | (3) 可以溝通 | (4) 流利 |
|------|--------------------------|--------------------------|--------------------------|--------------------------|
| 客語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 | | | | | |
|--------|--------------------------|--------------------------|--------------------------|--------------------------|--------------------------|--------------------------|
| 年輕人 | <input type="checkbox"/> |
| 兒童和青少年 | <input type="checkbox"/> |

8. 請您依據自身經驗，最能描述您的居住社區客語使用人數趨勢的選項

- (1) 急遽下降 (2) 快速下降 (3) 逐漸下降
 (4) 緩慢下降 (5) 有點下降 (6) 維持穩定或成長

三、客語使用

1. 請最能描述您日常生活客語使用比重的選項。

如果沒有遇到相關的對象和場合，無法回答，請「不適用」。

| 不同場合和對象 | (1) 幾乎不 講客語 | (2) 少數 講客語 | (3) 大多數 講客語 | (4) 幾乎全部 講客語 | 不適用 |
|----------|--------------------------|--------------------------|--------------------------|--------------------------|--------------------------|
| 在家庭 | <input type="checkbox"/> |
| 在社區鄰里 | <input type="checkbox"/> |
| 在客家人聚會場所 | <input type="checkbox"/> |
| 在學校 | <input type="checkbox"/> |
| 在工作場所 | <input type="checkbox"/> |
| 在市場、商店 | <input type="checkbox"/> |
| 在醫院、診所 | <input type="checkbox"/> |
| 在宗教祭拜場所 | <input type="checkbox"/> |
| 在政府機關洽公 | <input type="checkbox"/> |
| 在公共場合 | <input type="checkbox"/> |
| 跟父母 | <input type="checkbox"/> |
| 跟親戚長輩 | <input type="checkbox"/> |
| 跟兄弟姐妹 | <input type="checkbox"/> |
| 夫妻之間 | <input type="checkbox"/> |
| 跟子女 | <input type="checkbox"/> |
| 跟陌生人 | <input type="checkbox"/> |

2. 請勾選☑最能描述您在以下新領域客語使用比重的選項。

| 新領域客語使用 | (1) 幾乎沒有 使用 | (2) 少數 使用 | (3) 大多數 使用 | (4) 幾乎 全使用 |
|--------------------------|--------------------------|--------------------------|--------------------------|--------------------------|
| 客語廣播節目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客語電視節目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客語網際網路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客語作為教學科目(客語 母語課)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客語作為教學語言(老師 使用客語傳授知識)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3. 請問您小時候在學校說客語，您或您的同學會不會受到處罰或禁止？ 不會 會 不記得

4. 請勾選☑最能描述您在教材、讀寫和典藏使用客語比重的選項。

| 客語教材、讀寫和典藏 使用 | (1) 幾乎 沒有使用 | (2) 少數 使用 | (3) 大多數 使用 | (4) 幾乎 全使用 |
|------------------|--------------------------|--------------------------|--------------------------|--------------------------|
| 社交媒體(臉書等)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電子郵件、簡訊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客語影音教學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網路客語教學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客語教科書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客語民間文學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客語文學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客語公共告示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政府公文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政令宣導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字詞典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客語語法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客語語料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客語影音資料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四、客語政策與態度

1. 請選擇您認為最符合現在政府客語政策的陳述。

- 政府禁止使用客語
- 華語為唯一的官方語言，對客語不承認，也不保護。
- 政府透過強勢語言教育，鼓勵放棄客語，不保護客語。
- 政府沒有明確的客語政策。華語在公共領域佔優勢，不關心客語使用。
- 客語受到政府保護，也鼓勵客語保存和使用。但是，客語通常使用在私人場合，華語使用於公共領域。客語使用享有聲望。
- 所有的語言都受到保護，客語是資源也是權利，鼓勵客語保存。

2. 請勾選最能描述您的客語態度的選項。

| 陳述內容 | (1) 非常 不同意 | (2) 不同意 | (3) 中立 | (4) 同意 | (5) 非常 同意 |
|-----------------|--------------------------|--------------------------|--------------------------|--------------------------|--------------------------|
| 我覺得客語對就業有幫助 | <input type="checkbox"/> |
| 我覺得客語有助於升學 | <input type="checkbox"/> |
| 我贊成學校教客語 | <input type="checkbox"/> |
| 我希望下一代學習客語 | <input type="checkbox"/> |
| 我認為客語只要會說，不用學讀寫 | <input type="checkbox"/> |
| 我認為客語流失值得擔憂 | <input type="checkbox"/> |
| 我認為客語有保存客家文化的價值 | <input type="checkbox"/> |
| 我認為在臺灣只要會說華語就好 | <input type="checkbox"/> |
| 我認為身為客家人應該要會說客語 | <input type="checkbox"/> |
| 我認為客語應該得到政府的保護 | <input type="checkbox"/> |

五、客語活力總體評估

1. 語言活力是語言生命力強弱。請問您自己所屬腔調客語的語言活力狀況為下列哪一種等級：
- (0) 客語接近死亡，沒有活力
 - (1) 客語極度危險，僅剩一點點活力
 - (2) 客語很危險，失去很多活力
 - (3) 客語明顯危險，失去不少活力
 - (4) 客語脆弱，有點失去活力
 - (5) 客語安全存活，很有活力

參考書目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5，《94 年度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余民寧、李仁豪，2006，〈調查方式與問卷長短對回收率與調查內容影響之研究〉。《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4（3），127-168。
- 客家委員會，2017，《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市：客家委員會。
- _____，2022，《110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市：客家委員會。
- 高照明，2018，《建立國家語言調查機制之研究」期末報告》上冊。文化部。
- 張維安，2018，〈客家與文化公民權導論〉。頁 11-27，收錄於張維安編，《客家與文化公民權》。新竹市：交通大學出版社。
- 張學謙，2011，〈如何喚醒沉睡中的語言？希伯來語復振的經驗〉。《台灣國際研究季刊》7（4）：127-53。
- _____，2020a，〈母語優先的臺灣本土語言復振教育規劃〉，《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5（1）：75-200。
- _____，2020b，〈自我賦權的語言政策：從母語家庭做起〉，《臺灣教育評論月刊》9（10）：22-30。
- _____，2021，〈語言要生存還是死亡？挽救語言的理由與方法〉。頁 151-178，收錄於林長寬編，《論生死：宗教文化的詮釋》。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曹逢甫、黃雅榆，2002，〈客語危機以及客家人對客語和政府語言政策的態度〉。發表於「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年6月21-22日。

陳淑娟，2004，《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陳淑嬌，2007，〈臺灣語言活力研究〉。頁19-39，收錄於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彭文正，2009，《客家傳播理論與實證》。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黃河、陳信木，2002，《全國客家認同與客家人口抽樣調查研究》。臺北市：客家委員會。

黃宣範，1995，《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市：文鶴。

葉高華，2018，〈臺灣民眾的家庭語言選擇〉。頁211-257，收錄於張維安編，《客家與文化公民權》。新竹市：交通大學出版社。

蔡惠名，2010，〈「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以屏東縣滿州鄉的客家人為例〉。《臺灣學誌》1：205-229。

蕭素英，2007，〈Holo 話與客家話的活力：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語言活力與瀕危度的評估準則談起〉。頁55-71，收錄於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

語言研究所。

蕭新煌、徐正光，1995，〈客家族群的「語言問題」——臺北地區的調查分析〉。《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0：1-40。

謝國平，2007，〈語言流失與 RLS 在臺灣〉，頁 7-18，收錄於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羅肇錦，1989，〈祭文〉。《客家雜誌》15：22。

羅肇錦，1990，《臺灣的客家話》。臺北：臺原出版社。

Austin, Peter A., 2008, *One Thousand Languages: Living, Endangered and Lost*.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 (AIATSIS) ., 2005, *National Indigenous Languages Survey Report 2005*. Canberra,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

Beck, David, & Lam, Yvonne., 2008, "Language loss and linguistic suicide: A case study from the Sierra Norte de Puebla, Mexico." *Toronto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27: 5-16.

Dauenhauer, Nora Marks & Dauenhauer, Richard., 1998, "Technical, emotion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in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Examples from Southeast Alaska. In Lenore A. Grenoble and Lindsay J. Whaley (Eds.)" Pp. 57-98 in *Endangered languages: Language Loss and Community Respon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llmore, Lily Wong., 2000, “Loss of family languages: Should educators be concerned?” *Theory into Practice*, 38 (4) : 203-210.
- Fishman, Joshua A. (Ed.) ., 2001, *Can Threatened Languages Be Saved?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Revisited: A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 Fishman, Joshua A., 1996, “What do you lose when you lose your language? In G. Cantoni (Ed.) ” Pp. 80-91 in *Stabiliz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Monograph series, special issue)* . Flagstaff: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 Fishman, Joshua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 Gabriel, Helena., 2018, A case study of Kimbu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rusha Working Paper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1: 38–53.
- Gomashie, Grace & Terborg, Roland., 2021, Nahuatl, selected vitality indicators and scales of vitality in an Indigenous language community in Mexico. *Open Linguistics*, 7 (1) :166-180.
- Hagège, Claude., 2009, *On the Death and Life of Languag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nawalt, Charlie, Varenkamp, Bryan, Lahn, Carletta, & Dave Eberhard., 2015, “The Guide for Planning the Future of Our Language.” In Dallas: SIL, <http://www.leadimpact.org/language/>

#the-future-of-our-language (Date visited: March 15, 2016) .

Hinton, Leanne., 2013, *Bringing Our Languages Home: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for Families*, Berkeley, CA: Heyday.

King, Kendall & Alison, Mackey., 2007, *The Bilingual Edge: The Ultimate Guide to How, When and Why to Teach Your Child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Kircher, Ruth., 2022, “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transmission in Quebec: Patterns and predictors in the light of provincial language plan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5 (2) : 418-435.

Krauss, Michael., 1992,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Language*, 68 (1) : 4-10.

Lewis, M. Paul, Simons, Gary Francis, & Tucker, G. Richard., 2016, *Sustaining Language U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ty-Based Language Development*. Dallas, Texas: SIL International.

McConvell, Patrick, & Nicholas Thieberger., 2001, *Stat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Australia - 2001*. [Australia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Second Technical Paper Series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Canberra: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eritage.

Nettle, Daniel, & Romaine, Suzanne., 2000, *Vanishing Voic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maine, Suzanne, 1994, “Hawai’i Creole English as a literary language.” *Language in Society*, 23 (4) : 527-554.

UNESCO.,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Document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UNESCO Programme Safeguarding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Paris”, March 10-12,2003.

UNESCO., 2011, “UNESCO's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methodological guideline: Review of application and feedback since 2003.” In Background Paper, 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I/CI/pdf/unesco_language_vitaly_and_endangerment_methodological_guideline.pdf